



DIAN DENG REN
点灯人 儿童美学理论书系



美与 幼童

——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

| 刘绪源 著 |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一）素描（4-6岁）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DIAN DENG REN
点灯人
ER TONG MEI XUE LI LUN SHU XI
儿童美学理论书系

美与幼童

——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

刘绪源 著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 / 刘绪源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9

(点灯人儿童美学理论书系)

ISBN 978-7-5346-8737-2

I. ①美… II. ①刘… III. ①婴幼儿—审美教育—研究 IV. ①G40-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4932 号

书 名 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

丛书策划 王泳波

著 者 刘绪源

责任编辑 李 燕

装帧设计 陈泽新 李 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5 插页 6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8737-2

定 价 3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2013年秋，未名湖畔（杜传坤摄）

作者简介

刘绪源，作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1年生，祖籍浙江，现居上海。曾任《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主要学术兴趣在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理论及中国思想史。已出版著作二十余种，有现代文学专著《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文心雕虎》、《儿童文学思辨录》，书评书话集《隐秘的快乐》、《冬夜小札》、《桥畔杂记》、《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翻书偶记》等。近年出版的新著——现代散文史论《今文渊源》、与李泽厚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编选笺注的《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等，在学界与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目 录

序 章 儿童爱看儿童， 但不爱看熟悉的环境

- 美国学前教育同样忽略审美 / 002
- 从儿童角度进入美学研究 / 005
- 科学方式与哲学、美学方式 / 006
- 孩子怎样看待同类与生存环境 / 010
- 童年奥秘与文学原理 / 014
- 关于方法的两点补说 / 015

· 内 篇 ·

第一章 节奏：最初的审美体验

- 皮亚杰理路清通，并不难懂 / 020
- 婴儿审美最“形式化” / 025
- 为什么原始童谣大多半通不通 / 028
- 童谣的节奏与童话的节奏 / 034
- 皮亚杰也谈节奏，但未往审美深究 / 038
- 节奏的“松开” / 040
- “复演说”与“原始思维” / 043

第二章 内化：审美情感的诞生

- 人与动物之别：“内在性”和“无限性” / 050
- “前审美”还不是完整审美 / 055
- 情绪与情感两分，审美可迎刃而解 / 058
- “内化”形成，亦即节奏“松开” / 064
- “恶作剧”与想象力 / 068

第三章 想象：幼儿审美第一要素

蔼理斯与周作人的三段论 / 080

为什么想象力发展会有关键期 / 084

想象即类比——纵情挪移 / 089

想象即猜测——形象演绎 / 092

想象即移情——身心投入 / 095

想象即主观——自我中心 / 101

想象在审美中的地位 / 104

对别林斯基的一点补正 / 109

· 外 篇 ·

第四章 形式记忆与想象力及创造性

遗忘期与大脑结构 / 114

课堂上的形式记忆 / 118

古希腊哲学受益于审美—想象 / 120

用“复演说”解“轴心时代”之谜 / 122

审美经验与调动图式的能力 / 125

波兰尼的认知其实还是想象 / 128

“智的直觉”与批评中的“禅悟” / 132

想象都一样，成果有不同 / 136

形式记忆与人类史 / 142

第五章 情感情绪身体记忆与潜意识

“常识”淡化为潜意识 / 148

思维“快进”也成潜意识 / 155

情感—情绪—身体 / 161

为什么显意识更易遗忘 / 167

弗洛伊德的智慧与局限 / 170

后 记 / 176

序 章

儿童爱看儿童，
但不爱看熟悉的环境



美国学前教育同样忽略审美

1996年，我曾受邀参加上海电视台与美国CTW（儿童电视制作所）合作的《中国版芝麻街》的工作。全世界从事幼儿教育、学前教育的人几乎都知道《芝麻街》，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儿童电视节目。CTW和迪斯尼齐名，对美国儿童来说，《芝麻街》里的那些布偶也许比米老鼠、唐老鸭还要熟悉可亲。《中国版芝麻街》既要大量引进现成的《芝麻街》的作品，也要自己制作一部分节目（占播出总量三分之一），这就需要先拟定一个《教育大纲》。CTW是个教育机构，严格地说，是个打着教育旗号从事商业运营的机构，这是它最大的成功奥秘，而迪斯尼打出的是纯娱乐的旗号。这个中国版的《教育大纲》，就是由我主持起草的。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比较多地接触学前教育理论，也开始关注和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我本来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参加这一工作的。这时我的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已经出版，也已发表了不少批评文章，对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了不少意见，也对一些世界名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较突出的是对瑞典作家林格伦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时在中国，知道林格伦的人远没有现在这样多，对林格伦的评价直到90年代初还是个难题。这原因在于，中国大陆的儿童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都

片面强调教育性而忽略其文学性，甚至有人将它称为“教育儿童的工具”，就像教师上课时手中的那根教鞭一样。这种教育性又集中在政治的、道德的教育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意义，作品就会被否定，甚至被批判。这当然是过去极左的那套东西在文学上的反映，“文革”过去以后，这种影响在成人文学界很快消退了，在儿童文学界却久久难以退去。

林格伦笔下的人物，像“长袜子皮皮”，决不是那种传统的正面的儿童形象，她是一个力大无穷、爱吹牛、喜欢恶作剧的女孩，她做的事因违背大人意愿总是被称为“坏事”，但孩子们却因她的行为而欣喜、兴奋不已。在儿童文学界，尤其在教育工作者中，她作品的价值很容易受到怀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溶溶先生一口气翻译了她的八部作品，其中包括《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这两个“三部曲”，中国读者开始用惊异的目光打量这些全新的作品。出版社大概是最感为难的，一方面知道它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又怕它们被定为“坏书”而挨批。最早印行林格伦作品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就曾在《小飞人》的出版说明中写道：“这套书共有三本……书中的小飞人做了许多奇事、好事……”这分明是要把狂野不羁的小飞人和中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好孩子形象硬扯到一起，而不敢承认此中已蕴藏了一场观念的冲突。所以，我的一篇评林格伦的长文就题为《美是不会欺骗人的》，我强调读儿童文学作品要用审美的眼光，而不能只用一把教育的尺子去衡量，不然就会失去大量的好作品，而只抱着一堆说教的、公式化的、图解教育理念的作品不放。我的观点受到过批评，产生了一些争议。

当时我就想，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那么偏向于教育，让教育高居于审美之上，不惜牺牲小读者的审美乐趣而时时向他

们灌输，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实用，轻享受”有关；那么，像美国的《芝麻街》这样的节目，虽说是教育类节目，却有很强的娱乐性，它在教育内容上一定不会轻视审美，而会特别重视审美教育吧？可以说，我是抱着一种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参加到这个工作中来的。

然而，大出我所料，看美国版的大纲、还有他们所提供的其他国家的大纲，所注重的都还是健康、道德、认知、自我认识、数学能力……很少涉及审美。在讨论中，谈到审美和美育，无论是美国来的专家还是美国CTW总部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不少哈佛的博士），大都倾向于将美育理解为“通过艺术作品达到教育目的”，而并不怎么重视审美能力本身的培养，以及如何让儿童获得更多的审美乐趣和审美享受（如果这种享受不附带明确教育目的的话）。

好在CTW机构有着开放的传统，他们到世界各国搞合作版《芝麻街》，除了为要丰富节目内容、增加异国色彩，一个更为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要吸取各国资源，打破美国版的既有传统，以达到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目的，在电视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当我提出“审美”的概念、并认为应将它作为一个与“认知”相并立的大板块时，他们（也许应写成“她们”，最初派到中国来的几位专家好像都是女性）面面相觑，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但很快，她们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鼓励我尽量把意见说得更详细。私下交谈时，我发现她们这段时间对“艺术”“审美”“美学”“美术”等词汇充满兴趣，正忙于搜寻它们的词根和渊源。后来，在《中国版芝麻街教育大纲》中，审美的确成了一个重要板块；在随后的新制成的节目中，审美的比重也非常高，几乎占了全部新节目的三分之一略弱。对此有兴趣的朋友，现在还可到纽约林肯中心对

面的CTW总部去查阅当年这个大纲——如果该总部未曾搬迁的话。

事后我才知道，在《中国版芝麻街》做成后，CTW的上层领导曾十分感慨，他们觉得中国版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收益就是增加了“审美”板块，这是一种理念上的突破。可惜，因为合同关系，这套大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在中国大陆只播了几轮，很快就不播了。这也可见CTW公司在商业上的精明（所有制成的节目后来都归入了《芝麻街》总部的节目库）。这种精明，对于中国的小观众来说实在是太不利了。

从儿童角度进入美学研究

也是通过这次合作，我才知道，关于儿童的心理发展，全世界所用的教材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注意的重心都是幼童的“认知”。即使高明如皮亚杰，他的发生认识论、儿童心理学等，思考的中心也还是认知。认知通往理性，这是对的人的理性的发展线索的梳理。人类对自己的思想、理性的偏重，在儿童心理研究上也明显地凸现出来了。

那么，审美呢？儿童的审美心理发展对于人类究竟有多么重要？对此，有多少人在研究？研究成果如何？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本书中，我想着重探讨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即审美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位置，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它在儿童期处于一种怎样的态势。

所以，说得狂妄一点，这本小书，大概不光是谈婴幼儿心理的，而是通过婴幼儿审美心理发展，讨论人类的发展，人性

的发展，审美的发展，人的想象力的发展，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还有就是讨论人的潜意识的奥秘——这将很不同于弗洛伊德当年的结论。从这个角度说，婴幼儿心理发展真是一把神秘的钥匙，它可以打开有关人的许多疑难问题的思考之门。

令我惊喜的是，客居美国的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对这一课题很感兴趣，他让我把自己的文章和讲稿发给他看，并在2013年6月14日的电子邮件里说：“我对儿童想象力研究一直极有兴趣，如尚有佳文包括尊作请多寄来，童话图画书也请留几本，以后好看看。儿童喜暴力正如男青年和成人男性喜网上暴力游戏和暴力电影一样，乃动物族类生存竞争中的遗传，性善如亲子爱、同情心、伙伴合作，性恶如欺骗、幸灾乐祸、暴力杀戮均如此，记得我在书上讲过，但未展开，却值得深入探究，对教育学极重要。尊文提到幼儿和儿童的形式感也极重要，可惜搞美学的根本不重视，尽写一大堆无聊的空洞文章。”

他的鼓励更让我确信：从儿童的角度深入下去，可以成为真正的美学研究；而在李泽厚先生的哲学体系中，“美学”是他的第一哲学，也就是通过美学研究还可深入把握人生和宇宙的奥秘，以追索世界的本体——“最后的实在”。

科学方式与哲学、美学方式

在1996年与CTW公司的合作中，我们曾有一段在美国的短期培训，主要是听美国的专家们介绍《芝麻街》的历史、传统、特色、创作经验……

这中间，有两点是我印象最深的，先说第一点——

在他们的工作中，几乎一切决策、选择，包括艺术上的选择，比如：插在一个节目中的歌曲会不会让儿童喜欢？贴在墙上的画面能不能吸引孩子？如此等等，都要在儿童中搞小样本调查，都要有量化的、可信的依据，决不轻易拍脑袋、想当然。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甚至可以说是震动。因为在当时国内搞这种量化研究的还非常少。（现在倒是多起来了，但有些搞得很俗气、走过场，并不是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调查，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东西，这很让人觉得悲哀。）

《芝麻街》工作结束后，我曾雄心勃发，想就儿童审美心理发展搞一番量化研究，学习一下CTW的这种研究方法，以解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审美特征的问题。1997年末，在“上海’97儿童文学研讨会”上，我曾作过一个《基础理论的基础在哪里》的发言，谈的就是这个问题，这篇发言后来发表在《儿童文学研究》上，也收入了我的个人文集《文心雕虎》。我在文中谈到：

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研究，主要存在两大亟须解决的课题，一是儿童文学的文学本性（也就是审美本性）的问题，二是儿童文学的儿童特性（也就是审美特征）的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引起了几乎所有作家、批评家的重视，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争辩，讨论得比较透了。……相比之下，关于儿童特征的问题，就解决得并不好。现在我们谈到儿童特征，大都停留在感性的印象阶段，零碎而不系统，浮泛而不深刻；关于儿童性的理论论述，往往还只在猜想阶段，没有切实可靠的根据。之所以会存在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的理论家对此不重视，或者不努力，而是因为它与上一问题在研究的性质与研究的方法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我想借用现在西方比

较通行的一种提法来说这个问题：研究文学本性，我们不妨用“人文科学”的眼光和方法；研究儿童特征，则必须用“社会科学”的眼光和方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用纯理论的逻辑推演来进行，而后者必须经过实证，必须依托大量脚踏实地的调查，必须取得切实可靠的数据，这些数据必须经得起重复实验的检测……一句话，它必须是一门科学，一门几乎像自然科学一样严格的科学！因为儿童的审美特征（具体点说，也就是不同年龄儿童的审美特征，或者改用一种更理论化的说法，儿童的审美心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非常实际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容不得我们长期以主观的猜测或推断来取代它。而且，我们既要研究儿童文学理论，就决不可能绕过这一问题——因为它正是这一学科的基础理论中最为基础的东西。

现在看这篇发言，当时受《芝麻街》小样本调查的方法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有一种急于要学过来的迫切感。在发言中，我谈到了对儿童审美心理的研究现状的不满——这在全世界可能都是个薄弱的环节：

……西方的有关儿童心理的研究，所注重的問題，也仍然集中在理性的发展上；对于审美心理，也多是不甚了了的。对我们来说，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无疑是一本最具理论性和实用性，同时也最有才华的杰作。在《儿童心理学》的序言中就说到，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正是为要解决“完整的逻辑思维”在儿童中的发生和发展。这与对儿童审美心理发展的研究，是有很大区别的。而西方从事儿童教育的研究者们，对于儿童思维发展规律了如指掌，一谈到审美问题，也常常茫然不

知所对。由此可见，儿童审美研究的空白，不仅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很可能也是具有世界性的。为什么审美研究会这么稀少，这么困难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审美属于一种内省的活动，一种个人性很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这就使研究者很难设定测试目标，也很难找到一套可靠的测试办法。

在发言中，我也谈到了我们当时的一些尝试。我曾经和上海的两家幼儿园合作（宛南幼儿园和漕河泾幼儿园），试图通过“记忆－忘却”的调查测试，看看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美感形式，更易被不同年龄的孩子忘记或记住，从而了解作品深入到孩子心灵中的不同的程度。这次发言在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不少作家和编辑（记得还有与会的宣传部门的公务员）当场表示支持，提出愿意加入这一工作，充当学术义工。但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终于不了了之了。因为这样做下去，工作量实在太太大，这几乎是穷尽一生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一未能继续的研究，成了悬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那些热情支持我的幼儿园老师和远远近近的朋友们。而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却一直在进行。十几年的时间转眼过去了，这中间，使我最后改变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还是李泽厚先生。

2010年和2011年，我和李泽厚先生有过两次对话，后来整理成两本对话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出版。这两本对话在中国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在第二本对话中，谈到具体的音乐研究和哲学、美学研究的区别时，李先生说：“不仅音乐，各种艺术和人文心理及其对象化的形式结构都需要有专门的探讨研究，并

以各个具体门类的经验作支撑，但经过这样的研究过程得到的机制，就很难说它还是哲学了。哲学的论述，最主要的，还是提出视角和概念；科学，则要有大量的经验作基础，而且要反复证明，有可重复性。所以哲学的书可以写得很薄，像《老子》，只有五千言。古希腊哲人是残篇断简。但科学的书有时就必须写得很厚，达尔文的书很厚，里面有大量材料。像《金枝》，一共十二卷，压缩成两卷后，仍是干货，全是材料。经验科学必须这样。”^① 两次谈话中，多处涉及哲学与科学的区别。这让我恍然大悟：看来，我是没有能力按经验科学的方式进行这项研究的，但如果以哲学、美学的方式，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幼儿教育、脑科学、文艺学、美学、哲学、中外儿童文学史……），对有关儿童审美的既有的知识进行整合并作深入思考，这也会有独到心得，如能从中梳理出幼儿审美发生和发展的线索，尽管只是一种理论推断，却也可以给同道和有兴趣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故仍有一定价值（即使在未来科学更为发达的时代，哲学的、理论的探讨也仍会有价值）。而迄今为止，从审美发展角度对儿童心理进行的梳理，还并不是太多。这种理论推断有无深度和新意，能否合情合理并自圆其说，能否经得起常识检验，能否给同行以新的启迪，便是它成败的关键。

孩子怎样看待同类与生存环境

下面再说我在美国的《芝麻街》总部时，印象最深的另外

① 李泽厚、刘绪源：《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